

缺席、重建与循环：论《宠儿》中的母系之爱

辛雅敏，朱子琪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托妮·莫里森《宠儿》中母系之爱的主题尤为突出，它关涉着作者对美国黑人女性个体与群体精神遗产的叙述。通过描写塞丝家族和贝比·萨格斯家族在奴隶制下的遭遇，小说深刻地阐释了暴力与爱对宠儿、塞丝与丹芙等人的影响。爱的被迫缺席使得宠儿遭受来自奴隶制与母爱的双重暴力，爱的艰难重建显示了黑人间个体与群体之爱的复杂性，爱的循环流转则表明了非洲共同文化与精神的独特性，呼唤着黑人群体记忆的重述与生命的融合。

关键词：《宠儿》；母系之爱；托妮·莫里森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4)04-0150-07

收稿日期：2024-05-08

作者简介：辛雅敏(1983-)，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朱子琪(2000-)，女，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4.015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事实上，我想，在我写作的所有时间里，我都在写爱或爱的缺失……那就是人们如何相互联系，怀念它或坚持它……或者对爱坚韧不拔。”^①因此，爱显然是《宠儿》(*Beloved*, 1987)的中心主题。在小说中，爱尤其表现在母系亲人之间。通过爱发挥作用的三种不同状态，即爱的缺席、爱的重建与爱的循环，莫里森探讨了奴隶制的深层暴力，即斩断母子间的爱缘关系，使独立的主体沦为被动的客体，人就变成了一张被马嚼子勒出的悲惨笑脸^②。在既有的国内文献中，关于《宠儿》中爱的主题多集中在分析母女关系和自我重构方面，对母系之爱与群体力量的分析略显不足。爱既包含个体的主观性特征，也包含社会的群体性特征。在讨论《宠儿》中的母系之爱时，不仅要看到宠儿所代表的连续性的母系祖先的记忆传统，也要注意白人叙事中该传统的失语与被篡改。关于母系之爱的缺席、重建和循环是小说中每一对母女关系固有的基质，也是本文的切入点。作为特殊的个体，宠儿介入了塞丝家族与贝比·萨格斯家族的奴隶制叙事；作为非洲母系的代表，宠儿关联着所有试图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船上母亲的美国黑人女性精神^③。虽然莫里森在小说结尾写道，那不是可以继续、重复或者流传的故事，^④但母系之爱作为那些被海水吞噬、吐出的黑人女性的独特遗产，最终因她不懈的尝试得以绵延、诉说。

一、不在场的在场：爱的被迫缺席

奴隶制中存在一种被迫性的隔阂，它要么使母亲与孩子分离，要么使她衰弱和耗尽，以至于她丧失了自我。这是奴隶制内在的深层暴力，它截断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生命循环，妄图破坏母子间爱的纽带。

①Jane S. Bakerman, “The Seams Can’t Show: 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Vol. 12, No. 2, 1978, p.60.

②[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第236页：“你知道吗？她给上了那么多回马嚼子，好像在笑似的。她根本没在笑，却好像在笑似的，其实我从没见过她自己的微笑。”

③Deborah Horvitz, “Nameless Ghosts: Possession and Dispossession in *Beloved*”,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Vol. 17, No. 2, 1989, p.157.

④[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318-319页。

在小说中，母乳的缺失与脸的寻找构成了该暴力的标志性结果。塞丝在见到宠儿前一度忘记关于母亲的回忆，正在于白人小孩夺走了母亲的奶水，使得她“甚至不记得她自己的妈妈”^①。提及“学校老师”的侄子们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强暴时，塞丝多次强调其中最可恨的一面是他们“抢走了我的奶水”^②。母乳的缺失让塞丝和母亲间缺乏一种情感上重要的养育关系，母亲的哺乳是这种关系的第一象征，也是孩童确立自我的首要源头。塞丝从未得到过专属自己的母乳，在婴儿时期就遭到奴隶制暴力的蹂躏，过早地品尝到爱的缺席的痛苦。对于贝比·萨格斯生产后不久就被带走的那七个孩子来说，情况更是如此。除了被剥夺母乳外，她们有些甚至无法留下关于母亲的记忆影像。作为个体的宠儿曾经享有塞丝的奶水，但她最终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永远地被剥夺了这项权利。而作为非洲—美国贩运黑奴的中间通道上的宠儿，她所能寻求的母系纽带只有脸。“我看见她的脸也就是我的脸就是这张脸在我们蜷缩的地方”^③，宠儿寻找的是母亲的面容与笑声，在千万个被抢走母乳的宠儿身后，笑脸被抽象化为一种普遍的爱的标志，是支撑着爱的最广大的群体性联系。

因为母子之间无法有直接的养育关系，所以贝比·萨格斯生下孩子后无法想象到那些胖乎乎的指尖“长成母亲在哪儿都能认出的男人或女人的手”^④。但是，奴隶制能造成母系之爱的被迫缺席，却不能撼动爱的在场性。塞丝始终认为，自己最好的东西是自己的孩子，她将孩子视为自己母性的一部分。尽管塞丝处于奴隶制的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中，她的爱仍旧存在。她选择黑尔，正是由于看到了“一个二十岁的男人这样爱他的母亲，放弃了五年的安息日，只为了看到她坐下来有个变化”^⑤。爱是母系亲人之间最为核心的力量。在美国黑奴那里，它虽然常处于不直接在场的分离状态，但其情感一直处于内在的波动与绵延当中。贝比·萨格斯和塞丝一样，内在地经验着自己的母爱。她的七个孩子杳无音讯，即便她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去爱，仍控制不住地在心里默想：

帕蒂的大舌头好了么？菲莫斯的皮肤最终是什么颜色的？约翰尼的下巴上到底是一个裂缝呢，还是仅仅是一个酒窝而已，等下颚骨一长开就会消失？四个女孩，她最后看到她们的时候，她们腋下都还没长毛。阿黛丽亚还爱吃糊面包壳吗？^⑥

甚至在白人侍女爱弥^⑦那里，奴役与暴力也未夺走她天然的同情与爱的能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指出，莫里森在这里通过爱弥的角色提醒读者，“19世纪有童工、工资奴役和广泛接受的家庭暴力，不仅对黑人来说很艰难，除了最有特权的白人之外，其他人也一样”。^⑧爱弥所遭遇的身体虐待让塞丝发现她与自己并无多大差别，这展现了奴隶制的另一潜台词，即在它之下“女性和黑人的处境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之处”^⑨。

爱会缺席，但不会消失，它是不在场的在场存在。在莫里森的笔下，奴隶制带给母亲最大的伤害就是亲手造成婴儿的死亡，即将一种制度性暴力发展为爱的暴力。塞丝杀婴是为了让女儿逃离未来的非人状态，她主动放弃了养育女儿的权利，将爱锐化为锯，企图斩断奴役与暴力的压迫，将母爱转化为彻底的不

①[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36页。

②[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20页。

③[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247页。

④[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161页。

⑤[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13页。

⑥[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161页。

⑦Amy一词的词源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即这个名字来自古法语“Aimee”，自12世纪以来一直在使用，源自拉丁语amatus (love)，字面意思是“被爱的人 (Beloved)”。认识到这一点，读者必须从逻辑上问，为什么莫里森命名“宠儿”的角色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相关论述可见 Nicole M. Coonrad, “To Be Loved; Amy Denver and Human Need; Bridges to Understanding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College Literature*, Vol. 32, No. 4, 2005, pp.168-187.

⑧Margaret Atwood, “Haunted by Their Nightmares”, in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Beloved*,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ress, 1999, p.7.

⑨Linden Peach, *Toni Morrison*,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5, p.9.

在场的在场。此外，塞丝的爱的被迫缺席也来自母亲的抛弃，这也是她能发展出强力的爱的暴行的原因之一。正如艾拉所言“爱是一种严重的无能”^①，奴隶制的阴影更深地铭刻在了塞丝母亲和艾拉的心灵上，让她们的爱从厚重变得稀薄。对塞丝来说，杀死她的女儿就是杀死她最好的自己，杀死她对未来最好的、自我性别化的幻想。女儿作为一个潜在的母亲，她也提前经历了奴隶制下爱的暴力。因而，塞丝的这种爱包含着极大的痛苦，使得谋杀在一个奴隶制社会中产生了爱的矛盾性效果，让这种爱的伟大之处只能通过它的缺失来理解。自此以后，无论是124号房内充斥的婴儿的怨毒对塞丝的追讨，还是复归的宠儿无情地诉说着被弃的经历，非常态的爱一直主导着母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常态的爱的被迫缺席，复归的宠儿首先渴求的即是身体性的满足，以大量的甜食来填补“爱的饥饿”。这类口腹阶段的欲望具有吞噬的内涵，要想完全弥补失去的爱，宠儿必须贪婪地吞噬自己的母亲。^②相应地，母亲也由于投射将吞噬自我并毁灭自我。爱的不在场让宠儿空虚，爱的在场又使宠儿愤怒，她无情地对待塞丝关于爱的辩词。奴隶制下的一次谋杀后，塞丝和宠儿的眼睛都是铁一般的黑沉空洞。塞丝的爱最终产生了死亡，指引着宠儿进行痛苦的驱魔。在塞丝和宠儿的讲述中，反复感知爱的存在成为找回自我整体性的唯一方式。然而，爱的缺席造成的巨大创伤，让重建其主体性与连续性也变得艰难起来。

二、群体与个体：爱的艰难重建

在小说中，最先尝试重建个体之爱与群体之爱的是获得自由的贝比·萨格斯，奴隶生活“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她什么都不剩了，只能靠心灵谋生，于是她立即付诸实践”^③。她从爱自己的肉体开始布道，这是奴隶制最直接的压迫对象。奴隶主为黑人们戴上动物用的马嚼子，举起鞭子抽打她们，把非理性与仇恨的标签贴在她们的身上。因此，黑人们需要爱自己的眼睛、双手、嘴巴等等，重建个体完整的主体性必须从爱自己肉体的每一部分出发。接着，“爱你的心。因为这才是价值所在”^④。贝比·萨格斯在林间空地里爱、告诫、供养、惩罚和安慰他人，她的讲道渐渐使自己成为爱的中心，招致了黑人群体的嫉妒。群体能够分享关于爱的知识，却不能分享属于贝比·萨格斯个体的爱的荣光。重建对自我的爱是容易的，因为这种爱本就处于无时无刻的压抑当中，只需要一声召唤。重建群体之爱却需要更微妙的起点，它所找寻的是黑人群体关于奴隶制的共同记忆与传统的理想价值体系。重获自由的贝比·萨格斯一开始就拒绝派克牧师的引领，独自进行施与，最终由于不加节制而引来愤怒，只能在床榻上独自度过晚年。在此基础上，儿媳塞丝被警察押解时的骄傲无疑又为群体之爱的重建增添了隔膜。显然，贝比·萨格斯和塞丝都未明确意识到，个体性是寓于群体性之中的，个体的抗争离不开群体的扶持。因此，在爱的重建过程中，群体与个体的关系密不可分，如影随形。

在个体方面，塞丝关于爱的重建的过程尤其艰辛，虽然她将自己的世界缩小为124号房屋的大小，但她要处理的是过去与现在、生与死的双重语境。其中，群体的故事处于文本的突出位置。重新归来的宠儿抚慰了塞丝过往的残酷回忆，也带来了与塞丝“黑剑一般在棚顶上相互撞击和交错”^⑤的身影。宠儿向塞丝追问过去的事情，使个人记忆以零碎、片段的形式爆发，之后加入自己的故事，共同构成一种历史的叙事。在第一种语境中，宠儿是在非洲—美国之间建立母系关联的强大肉体幽灵，代表着每一个故事永远不会被讲述的非洲女性。她是从非洲被追捕和偷走的许多宠儿，是一代又一代的母亲和女儿挥之不去的象征。因此，她不像凡人，不受时间、空间和地点的阻碍。她带着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精神的自由移动，这种

①[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297页。

②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67页：“无论是哈腰推动风门，还是噤声啾啾地生炉子，塞丝始终被宠儿的眼睛舔着、尝着、咀嚼着。”同时，这种吞噬性的欲望让人想起弗洛伊德关于婴儿口欲期的论述。

③[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101页。

④[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103页。

⑤[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67页。

精神在母系链条中的不同世代穿梭。在这样一种宏阔的爱的门前，塞丝一个人的声音是远远不能够回应的，她只能补足自己那部分的叙事，却解释不了宠儿的三次被弃。^① 在满足宠儿的口腹之欲和听故事的欲望后，塞丝变得很小很小，以至于在丹芙看来，宠儿俨然是塞丝的妈妈。^② 同时，莫里森谨慎地避免将宠儿局限为一种纯粹的象征，使她能植根于塞丝家族的特定叙事。在这种语境里，塞丝弥补爱的方式是无限的溺爱与纵容，她向处于生命另一边的女儿贡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带着一种愧疚的爱接受宠儿对自己破坏性的占有。即便宠儿的爱与愤怒是一种失意的、毁灭性的表达，塞丝仍因为自己犯下的血罪而自然地接受。总之，母女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对抗的状态。对整个母系链条来说，塞丝的爱爱的复建是一种共有的悲哀；对复归的宠儿来说，塞丝的爱必须要在痛苦的冲突中获得解放。

不容忽视的是，在塞丝的经历中曾闪现过爱的重建的美好时刻，指向更宽广的群体范围。白人女孩爱弥的出现，为塞丝提供了母系之爱充满希望的桥梁。出逃的路上，濒死的塞丝不得已向爱弥交出信任，在爱弥的帮助下平安诞下小女儿丹芙。为了缓解塞丝的痛苦，爱弥唱起歌，歌词中把母爱和母亲的哀伤联系在一起，将温柔与痛苦紧密交织。这使少女爱弥能够与母亲塞丝进行某种精神上的结合，也使塞丝与丹芙免于死亡。对于塞丝背上可怖的鞭痕，爱弥称之为“一棵苦樱桃树，开着小小的白花”^③，富有想象力地转化消解了奴隶身份带给她的屈辱和悲惨。爱弥让塞丝躺在自己身边，接受一种母亲般的照顾，为她边唱摇篮曲边按摩她肿胀的双脚。同时，爱弥预言性地说：“知道么，不疼就好不了”^④。莫里森用这些话语暗示，被折磨和破碎的心灵也必须经历痛苦才能治愈，爱的重建之路必定布满荆棘。除了爱弥的好手之外，塞丝也常常想起另一位身体和心灵的治疗师——贝比·萨格斯：即便在世界上所有的手中间，她也能认出贝比·萨格斯的那双，就如同认出寻找天鹅绒的白人姑娘的那双好手一样。^⑤ 贝比·萨格斯不仅告诫社群成员要珍爱自己的肉体，还提醒她们用手来支持、关心和赞扬。在塞丝为代表的黑人女性群体重建母系之爱的道路上，是双手的动作^⑥推动了爱，这双手不仅仅属于黑人女性，也可能出自于白人女性。

在群体与个体重建爱的道路上，除了宠儿式的吞噬与占有外，丹芙式的孤独也是不可回避的过渡阶段。出生在奴隶制与自由之地边界线上的丹芙天然地带有新生的象征，显得与 124 号的其他居民格格不入。母亲塞丝沉浸在伤痛的过往中不能自拔，随着哥哥们的离去和祖母的去世，丹芙的孤独感与日俱增。从玩弄香水气味到将闹鬼的房子当作伙伴，丹芙能拥有的只有关于自己降生的传奇和树林里的凉亭：

在那间凉亭里，与受伤的世界的伤害彻底隔绝，丹芙的想象造出了它自己的饥饿和它自己的食物，她迫切地需要它们，因为她被孤独苦苦纠缠。苦苦纠缠。在生机勃勃的绿墙的遮蔽和保护下，她感到成熟、清醒，而拯救就如同愿望一样唾手可得。^⑦

和宠儿一样，丹芙也喜欢听塞丝讲过去的事，但只喜欢关于自己出生的那部分。除了将这种心理解释为某种竞争外，丹芙或许更渴求塞丝多将爱与希望集中在自己这里，增添自己与母亲之间爱的联系。毕竟出生在自由地的自己才是自由的化身，是母亲拼尽全力也要达成的目标。尽管丹芙在得知塞丝杀婴之事后恐惧母亲的行为，但她也最先明晰了爱的暴力，在宠儿意图掐死塞丝后予以质问。丹芙需要的是一种有秩

① 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 248-249 页：“我失去了她三次：一次是采花的时候，因为喧哗的烟云；一次是因为她没对我微笑，却进了大海；一次是在桥下，我去和她融合，她朝我飘来，可是没有微笑。她对我低语，咀嚼我，然后就游走了。”

②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 290 页。

③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 92 页。

④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 92 页。

⑤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 114 页。

⑥ 此外，洗手也是一种仪式。在圣经时代，洗手是一种赋予祝福或权威的行为。耶稣把手放在孩子身上是为了祝福他们，而放在病人身上则是为了治愈他们。作为治愈祈祷的一部分，这种爱和治愈的身体行为在许多宗教信仰（包括黑人基督教会）中仍在继续。

⑦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 34 页。

序的稳定的爱，这种爱带有明显的群体生活特征。故而，丹芙拒绝塞丝与宠儿之间强势的爱，因为任何企图统治她人的行为都和主奴关系相类似。即便是作为母系纽带回声的宠儿，也可能以其混沌无序阻碍甚至消除女性的个体存在和自我意识。为了从塞丝和宠儿的斗争中脱身，丹芙走向了外部世界和黑人群体，在琼斯女士那声轻柔又慈爱的“宝贝儿”里，她终于摆脱了婴儿般饥饿的爱欲，宣告了她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从此开始^①。因为丹芙身上没有奴隶制暴力烙印留下的破坏性创伤，所以能够在学习与外界交往中迅速重建爱的秩序和确认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给予自己摆脱孤独的力量。

三、似水流转：爱的无尽循环

在母系之爱的秩序里，爱如水元素般的循环往复构成了其最突出的特征。死于溪边棚屋的宠儿从水中重生，宠儿的灵魂与非洲—美国航线上运奴船上的“六千万甚至更多”^②的黑人共振。在宠儿的自述中，没有标点和语法的词句似乎永无止息，关于爱与丧失的故事在母系链条上世代流转。莫里森首先在语言上书写了非洲人在海洋空间中失去差异的现象，这种空间揭示了共同的文化身份，甚至抹去了男性和女性、活着和死亡之间的界限。^③在此，水的象征给予了爱在时间上的绵延与空间上的交互，在运奴船舱眺望海面的宠儿与在124号屋后桥上凝视小溪的宠儿融为一体。同时，塞丝刚到贝比·萨格斯身边度过的28天充满爱与幸福的日子，^④正对应着女性一次月经的周期，印证着母系之爱的神秘性与循环感。在小说的结尾，最终消失于水中的宠儿—记忆^⑤的幽灵是否会再次浮出水面，莫里森没有给出预言，只是用一种回环往复式的语言诉说着这个故事对重述的排斥。然而，莫里森的反复强调正是对宠儿的故事循环不止的暗示，它是一种关于痛苦的爱的记忆，充满不竭的力量，需要黑人们深刻铭记。

这种爱的循环性在宠儿、塞丝与丹芙那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塞丝对宠儿说：我跟你说了你是我的，那就意味着我也是你的。^⑥丹芙对宠儿说：宠儿，你是我的姐姐，你是我的女儿。^⑦在塞丝家族那里，宠儿是塞丝的女儿、丹芙的姐姐；在宠儿所代表的母系祖先那里，塞丝和丹芙都是宠儿的孩子，也是宠儿的母亲。在她们之间存在着母女融合式的母系亲缘关系，宠儿需要塞丝和丹芙的脸，它们是她一直在找寻的那个水下面孔。在运奴船上的宠儿被剥夺了对自己存在的叙述权，被剥夺了内心体验的主观性和连续性，而这本应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宠儿的凄凉，她的悲伤，是小说中所有黑人角色所经历的悲伤的极端化，也是她需要水下面孔的原因。在小说中，失去“水下面孔”不仅意味着女性的死亡，也意味着母亲的死亡，因此也意味着母女关系的破裂和母系之爱的断绝，这些是女性所能拥有的最牢固、最重要的关系。^⑧在面孔融合的背景下，塞丝、丹芙和宠儿的声音也融合在了一起，因此宠儿的这段自述也是她们循环着的共述：

我是宠儿，她是我的……她本来正要对我微笑，这时没有皮的男人们来了，把我们和死人一起提到阳光里，又把死人们粗暴地推进大海。塞丝进了大海。他们没推她……她已经准备好对我微笑了……我找到了她低声告诉我的那所房子，她就在里面，终于对我微笑了……我只想知道，她为什么在

①[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287页。

②[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题词。

③Jean Wyatt, "Giving Body to the Word: The Maternal Symbolic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PMLA*, Vol. 108, No. 3, 1993, p.480.

④[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200页：“拥有女友、婆婆和自己所有孩子的二十八天；归属于一种睦邻关系的二十八天；确实被邻居当成自己人的二十八天——那一切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⑤在莫里森的《宠儿》中，“宠儿”的形象显然不只停留在被杀死的黑奴的女儿、死于贩奴船上的女孩，更指向一种广大的精神性化身，即是美国黑人女性共同记忆的代表。

⑥[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236页。

⑦[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251页。

⑧Deborah Horvitz, "Nameless Ghosts: Possession and Dispossession in *Beloved*",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Vol. 17, No. 2, 1989, pp.163-164.

我们蜷缩的地方走进水中？她马上要对我微笑了，为什么还要那样做？我想到海里去跟她融合，可我动弹不了……^①

“宠儿”是塞丝，是丹芙，是塞丝的母亲或者是其他失去母系亲人的女儿们的共同自述。莫里森在此巧妙地用语言创造了一种身份的流动性，使得宠儿既是一个个体，也是一个群体。在辨别身份的过程中，在宠儿的过渡状态中，她是活着还是死了，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命，读者必须紧跟文本节奏才能找到答案。莫里森要求读者亲身面对奴隶制的恐怖，而不是在隐喻的舒适距离上进行观赏。宠儿的故事离不开大海，塞丝和丹芙的故事也离不开驶向自由的小船下的河水。生育、逃亡、溺毙，她们的生命始终荡涤在水的洗礼之中。水的包容与宽大的特质使得爱与融合的呼唤在一个个句子中流转，正像不断吞噬、吐出黑人女性躯体的大海一样波动。

同时，爱的循环性也昭示着连续性的不可或缺。约翰·姆比提（John Mbiti）指出，在传统的西非社会中，非洲人不崇拜她们的祖先。相反，她们认为，当一个人去世时，只要有人记得她们的名字和她们的性格，她们就不会消失，只要死者被这样铭记，她就处于个人不朽的状态。^② 因此，连续性，不仅是基因的连续性，而且是主动记忆的连续性，对西非人关于死者或自己的个人存在感至关重要，对群体的存在感也至关重要。在小说中，关于母系之爱的具象记忆正是这种连续性的体现。死去的宠儿记得母亲的笑脸和鲜花，并在塞丝和丹芙这里找到了爱的具体确证。塞丝怀着丹芙时想到了母亲跳过的羚羊舞，母女间的爱虽不浓烈但经由回忆持续至今。如果丧失了名字，爱就是维系宠儿与母亲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她被人遗忘、来历不明，却永远不会失踪”^③。姆比提告诉读者，非洲的时间不是线性的。相反，西方意义上的未来是不存在的，现在总是过去的展开。^④ 因此，每一个未来都已包含在西方人所说的过去之中。在这种时间的重叠里，连续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当读者从非洲宇宙学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过去是由一个女孩/女人^⑤，即宠儿这个角色所代表的。最愤怒、最痛苦的灵魂是以暴力、不自然的方式死去的女孩。莫里森之所以如此安排，首先是因为女性身上体现着圆形的时间观，它是循环且连续着的。其次，不管是对于单个家庭，还是对于整个群体，孩子都代表了过去和现在的寄托，同时也具有一种未来的向度。

此外，爱的循环显然不能局限在个体或单个家族内部，它需要整个美国黑人女性群体甚至非裔美国人社会的参与。值得注意的是，在保罗·D身上，莫里森有意倾注了部分母性养育的品质，使这个非裔男性角色能够代表一种不受性别限制的爱，为塞丝带去许多安慰。同时，塞丝和“甜蜜之家”黑奴们的出逃，离不开斯坦普·沛德和艾拉所代表的群体的帮助，塞丝生命中最幸福的28天也和邻居们的交往紧密相关。尽管艾拉反复声明爱的无能，但在拯救塞丝的计划中她主动团结起黑人女性群体，共同发出了爱的声音：

对塞丝来说，仿佛是“林间空地”来到了她身边，带着它全部的热量和渐渐沸腾的树叶；女人们的歌声则在寻觅着恰切的和声，那个基调，那个密码，那种打破语义的声音。一声压过一声，她们最终找到的声音，声波壮阔得足以深入水底，或者打落栗树的荚果。它震撼了塞丝，她像受洗者接受洗礼那样颤抖起来。^⑥

正如贝比·萨格斯在林间空地向女人们发出召唤一样，个体的爱与记忆需要与群体共同作用才能达到稳定的连贯性，继而进入无尽的循环。由此可见，爱既包含个体的主观特征，也包含社会的群体特征，它

①[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248页。

②John Mbiti, *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Press, 1970, p.32.

③[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318页。

④John Mbiti, *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Press, 1970, pp.21-22.

⑤小说中宠儿的形象如此设置，是介于成熟与不成熟两端的。

⑥[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第303页。

可以成为一种将自己从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中解放出来的手段。^① 宠儿的故事作为奴隶制下黑人女性共同的痛苦回忆，需要被黑人群体所讲述、铭记。个体之爱需要群体之爱的支撑才能够走向永恒，宠儿不只是一个死去的女婴，更是所有失去名字和故事的女性。她具有破坏个体生命的强大能力，为黑人女性群体带来特定的记忆与恐惧，召唤着一种精神性的结合，也需要物质性的净化。在此过程中，以艾拉为代表的黑人群体的吟唱正是对宠儿的应答，也向塞丝提供了更明亮温暖的爱的摇篮。她们内化了宠儿绵长的过往，为宠儿和塞丝进行爱的修复仪式。只有在她们共同的怀抱与支持中，母系之爱才真正走向整全，似水流转。

四、结语

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尝试着一种祈祷，一种纪念，一种为那些没有活下来的贩奴中间通道上的无名宠儿举行的爱的修复礼。她将爱的缺席、重建与循环创造性地融合在宠儿这个双重形象身上，又在塞丝、丹芙、艾拉等人那里进行自由折散。这个跨代、跨大陆的孩子告诉塞丝，关于她母系祖先的记忆和故事是具有生命的，必须通过故事、语言和爱在几代黑人女性之间保持连续性。在塞丝家族与贝比·萨格斯家族那里，读者可以最清晰地看到母系之爱的艰难重建与循环流转。在奴隶制下，痛苦的中心是爱，是一种产生绝望甚至死亡的爱。莫里森如此告诫，尽管沉浸在对过去的记忆中可能妨碍现在的生活，但在遗忘过往的情况下追求爱与明天将陷入更深的绝望。爱不仅是温情的笑脸，激烈的伤痛，也是一种值得铭记的责任。黑人女性群体背负的过去是沉重且无法忘记的，她们几乎被困在一个见证了母系祖先基于爱和关怀的价值观念丧失的梦魇当中。《宠儿》昭示着这样一种可能，即过去的精神性遗产可以被重新激活，以照亮现在，推动母系之爱进行重建，继而永远流传下去。黑人女性群体只有通过不断地重新审视和回应来自母系祖先的召唤，才能获得整体感、爱与幸福。

Absence, Reconstruction, and Circulation: the Matrilineal Love in *Beloved*

XIN Ya-min, ZHU Zi-q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eme of matriarchal love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s it relates to the author's accou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piritual heritage of Black American women.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the Seth family and the Babe Suggs family under slavery, the novel profoundly illustrates the impact of violence and love on Beloved, Seth and Denver and others. The forced absence of love exposes Beloved to the double violence of slavery and maternal love. The difficult reconstruction of love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love among Black people. The cycle of love shows the uniqueness of Africa's common culture and spirit, calling for the retelling of black community memor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ife.

Key words: *Beloved*; matrilineal love; Toni Morrison

[责任编辑 唐音]

^① 虽然“学校老师”总在本子上做记录，但制造墨水的是塞丝。在意识到这点后，塞丝计划出逃，重获自由后用爱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